

鄭伯奇主編



一九二九年九月廿五日  
鄭伯奇主編  
新學社  
北京

新學社

# 王德紅紅

姚雪垠著

篇小說

文匯出版社

創作叢書之二

# 牛全德與紅蘿蔔

實價國幣六元

著作人 姚雪垠

主編人 鄭伯奇

發行人 陳君毅

出版者 文座出版社

重慶民國路小較場十六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渝初版一——三〇〇〇

## 創作叢書總序

鄭伯奇

去年夏天，跟一個朋友閒談，偶而談到一些文友的情況。有的已經保守沈默，有的却依舊揮着健筆；可是，大家都已留下相當的成績了。最後，話題落到了自己身上。「四十五十而無聞焉」的人有什麼好講，只剩下面紅耳赤的分兒。那個朋友却很懇切地勸慰我：

「你現在編輯着『套書』，何不就把全部精力用在那上面呢。那也可以作為一種終身的事業啊！」

當時，我正在編輯「每月文庫」，成績還差強人意。因此，那位朋友便在那裏替我找到了一條出路，盛意自然是非常可感的。可是，自己却反而更加慚愧，到頭不能不老實地告白了：

「這只是一種機會。我自己絲毫不曾有過當編輯的覺悟和決心。」

但是，從此以後，關於編輯的地位和責任，自己的確考慮過幾番。我承認，對於作家，出版者和讀者，編輯是一個重要的連鎖。一個無名的新作家更需要通過編輯的介紹

才可以得到出版的機會而使自己的作品和讀者相見。編輯的存在理由就在這裏，編輯的這重要性也在這裏。只是中國目前的社會條件恐怕還不能容許這樣獨立自由的編輯存在罷了。在文化發達較高的社會裏，編輯，尤其是文藝方面的編輯，的確可能成爲一種愉快而有效的事業。

雖又須說開來了，在編輯「每月文庫」的時候，承各芳朋友的支持和出版者的了解，總算沒有感到什麼困難。最近又因爲戰局的影響，出版者遷徙了經濟上的意外的打擾，再使「每月文庫」的計劃不得不暫告中止。這正是自己藉此收場的好機會。不料文庫出版社的主持人却請我主編這部「創作叢書」。性質既然相同，一切形式方面又可略襲「每月文庫」的原樣，自己在推辭了幾番之後，只好接受了。

四 記得在編「每月文庫」發刊的當初，編者曾聲明過：「我們的計劃並不味於若說這部叢書能網羅所有的優秀作品。我們可不敢這樣誇口。但是我們的態度也並不小氣。若把這小本的叢書只給口配兩幾個朋友包辦。我們却也不願這樣做。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現況，我們適量加以分配，每月刊行一二種，陸續地出下去。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

現，我們更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現在，「創作叢書」的立場和態度也正是這樣。

時序又轉到了炎夏。自己依然是當年的吳下阿蒙。那時勸慰我的朋友也許要發出一種會心的微笑罷。總之，這部叢書却必須好好地編下去。希望各方面的作家和廣大的讀者加倍地予以支持和愛護。

民國三十一年夏，於陪都西郊。

「是你嗎，牛全德？」

「報告隊長，什麼事情？」

「是你偷吃了老百姓的鷄子不是？」

「報告隊長，不是我，」牛全德把臉孔繃得緊緊的否認道。「軍隊裏什麼規矩我全知道，隊長如果查出我破壞軍風紀的時候，請隊長重重的懲辦我。」

「如果查出來了，」分隊長低聲的說道，「我要槍斃你！」

「是！」

「好，讓我查一查再講。」

分隊長是老實人，他無可奈何的盯了牛全德一眼，擺一擺下巴尖，牛全德雙精神，

雙嚴肅，雙熟練的行了一個舉手禮，從分隊長面前退走了。

牛全德走回第三班住的草廬里，嘴裡不住的謾罵着，唾沫星子向同志們的臉上迸射

着。

「操你娘的，尿泡尿四照你自己的影子，頭上的麥精一點也沒有拍掉，可就知道扒

灰哪！」他揚着拳頭罵道：「我我牛全德十六歲就混軍隊，熱肚皮磨着冷槍子兒，磨了

十幾年，大江大海全見過，雞子剝也想來搯一搯路子嘛，好，老子偏要叫你瞧一瞧！

一 大家都知道他罵的是那一個，他罵的是班二班的主管當。這幾天來他特別討厭，不大愛說話的莊稼人，常說分隊長收留這莊稼人，簡直是瞎說。『那傢伙屁股下坐着十多畝一闊蹊出油的河頭地，等稱微平穩一點兒，鞋底子一碰回家，你用繩子拴也拴不住！』

停一停，他又補上一句說：

『分隊長簡直是閉着眼睛拉人！』牛全德脾氣煩，而且是班長，常他發脾氣的時候，同志們都駭得連氣也不敢出，好像老鼠見了貓兒一樣。

班長被沒入勸一勸牛全德，誰都不敢到老虎頭上去搔搔。

只有副班長陳洪同他是老交情，敢對牛全德提提意見。『老牛，你這雞蛋傢伙，你簡直是瘋狗跑進會場裏，亂咬！你隨便便的亂咬誰？』

陳洪知道牛全德討厭人對顧客客氣，能跟他亂打亂罵才算真正有感情。

『呸！什麼毛棒青野谷子，都是咱的一同志！呸！』牛全德不等副班長說完就越發的咆哮起來：『老弟，我牛全德東南西北走了十幾省，並不是剛出審門的生紅磚。你聽，他王春富如果是同志，也應該講朋友，講義氣，何必在隊長面前幾哈別人？呸，誰

開一溜煙」由這半部計量計五土說頭里，對首又猛，對首又猛，這謀一溜煙對驚風地越兩對對班長陳洪堅持着自己的意見，說王春富是一個走樹下怕樹葉兒打頭的胆小人，平常不常見他多嘴的，決不會半隊長面前同志的來。後來開午，謝出長時半全謝完全「別看他平常不哼不喘的，牛全德反駁道：『他吧蚊子咬人才狠哩』」首發對

三

牛全德瞧不起王春富，王春富瞧不慣牛全德，他們之間不斷的發生衝突。

王春富不是班長，不過分隊長却很祖護他，說他是好人。分隊長原是一個熱心救國的小學校長，地方淪陷了就組織一部份民衆組織游擊隊。這機才建立起來的游擊隊實際上還是一個烏合之衆的武裝組織，內部亂得跟懶婆娘的頭髮一樣。

只要沒有分隊長在跟前，牛全德遇見王春富就要挑釁。牛全德一遇王春富就

王春富裝做沒聽見，只在肚子里罵着。牛全德挑釁來一掛，王春富就

王春富擡起氣戰牌，牛全德感到很寂寞。他打算去圖敵人，但敵人已經



「王春富是好人，」大家很同情的批評道。

這位好人一定非常痛苦吧，在沒有事情的時候，他總是垂着腦袋，皺着眉頭，沉思不語的抽着小烟袋。因為王春富的臉是紅的，手是紅的，身材是又短又粗的，同志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紅蘿蔔，立刻就就叫亂了。

「喂，紅蘿蔔，你為什麼同牛全德老是合不來？」有一次副班長陳洪抓住紅蘿蔔這樣問。紅蘿蔔搖了搖腦袋，一邊抽着小烟袋，一邊從地上拾起來一根麥秸在手里慢慢屯屯的掐着。停了半天，他才說牛全德同他是一個村子人，起小就不是一個安份守己的做活傢伙，他們的脾氣合不來。

「這年頭不宜做老實人；」紅蘿蔔說，「老實人沒有用！」

紅蘿蔔又搖了搖腦袋，嘆了口悶氣，不再言語了。

二二

他的家住在城邊的一座小莊上。家里有着從祖父手里傳下來的幾間小草房，有着從祖父以來不斷添配的各種農具，大門外還有一個小小的菜園子。他的出身和牛全德完全兩樣的，牛全德自來沒有像這樣一個美滿的家。

牛全德的童年時代是住在土地廟里，沒有父母，沒有家產，依賴一個賭博漢叔叔過

活。他從叔叔那裏學會了賭博和生活的知識。他年紀大了，他養尊繼承了一付紙牌和六個骰子之外，還是一無所有。叔叔本來是有一條破被子和幾件破衣服的，但都被債主們搶光了。

有一天，人們看見小牛全德穿着一件大得不相稱的破棉袍，口袋裏裝着一付紙牌和六個骰子，大搖大擺的走出了村子，但沒有人知道小傢伙在打什麼主意。說是任散步吧，可以的，因為他也許到晚上就仍然回到土地廟里了；說他是在搬家吧，也可以的，因為他所有的家產全在身上，也許從此就不再回到土地廟里了。

過了好久以後，人們才知道那一天牛全德既不是散步，也不是搬家，而是到城裏吃糧了。

離開了故鄉十幾年，當年的老年人差不多都死光了，壯年人都老了，孩子們都結過婚，而且生兒養女了，田風塵歸來的牛全德仍然沒有一個家。雖然牛全德常驕傲的對別人說他在外邊會有一個女人和兩個孩子，却沒

，他爲什麼一點也不思念呢？

常常思念着家的倒是紅蘿。他往往垂着

道：

「什麼時候鬼子才退走呢？……唉，地全

眉頓，嘆息一聲，喃喃的說

「廿週知到...」

畫：紅蘿蔔曾經談過關於家的故事，那故事是

故帶發生在縣城路路頭前兩天那時候

。蘇羅爾蛋蛋說怕飛機現在上街趕集的時候

層層的飛機打頭上飛過去，別人跑，他不跑

不轟炸老百姓。

轟炸機聚然除是路過，從來沒投下一個蛋，而牠就越發相信自己的意見了。

「可是這一天却出乎紅蘿蔔的意料之外，出乎一切和平居民的意料之外，天一明就有

九架飛機來開始狂炸了。紅蘿蔔從來沒見過飛機飛得那麼低，連駕駛員的鼻子眼睛都看

得清楚。牠從來沒見過飛機飛得那麼響，連耳朵都震得發麻。

加。飛機在城隍城外投着響，射着機關鎗，房子在燃燒着，地上震動着。天空里充滿了

黃色的煙霧和灰塵。好像有人在大門外警告紅蘿蔔：『小夥子，快注意。』

「快避個地方躲一躲，不是玩兒的！」

叫聲紅蘿蔔的老母親伏在菩薩面前沒有眼淚的哭着，許着願心，哀求菩薩保佑。紅蘿蔔

感動用被子蒙住腦袋。伏在門眼裏邊，連呼吸也差不多要停止了。

正在這要命關頭，紅蘿蔔發現一隻鄰家的老母猪走進他的小菜園里，毫無忌憚的吃

鬼子的飛機在頭上輪流轟炸着

鋤地的時候，常有成羣的塗着太

陽巴雷仰着臉仔細看他相信飛機並

起蘿蔔家。紅蘿蔔對於這炸彈的觀念立刻模糊起來了。牠滿臉圓眼，大聲的喊着：『養』

「豬！吼喚！吼喚！……老子打死你哩！吼喚！吼喚！……」

老母豬在蘿蔔地里大搖大擺的吃着走着，彷彿全沒有看見似的，紅蘿蔔的紅臉皮發起青來，頭顱上朝着火逞野。

開的紅蘿蔔激怒的從地上跳起來，頭上頂着那條紅得耀眼的紅被子，跳進菜園里，可是那隻豬猶是一人，湘非常懶懶的傢伙，屁股上披着一腳就向前跑兩步，停下來用頭頂在土里，顛東敲出一根蘿蔔來，再踢再向前跑兩步，跑到蘿蔔地盡頭時，就繞了個圈子，轉回來。紅蘿蔔同老母豬在菜園里來回跑着，氣得紅蘿蔔不住的響着蹄子，起勁的罵着豬，是隨後連豬的注臥也罵了起來。

紅蘿蔔頂在頭上，拖在土上，菜園子變成了一片紅色，這豈與非常可愛。人得替這子，突然的好像灰崩地裂似的，一種地震雷還懼到怕的爆裂聲吧！紅蘿蔔裏得扑倒在蘿蔔地里，泥泥有一刻工夫，紅蘿蔔昏迷刺刺的什麼感覺也沒有了，聲音也去盡氣里去了。庭下樹上紅蘿蔔清醒之後，發燥的聲音已沒有了，豬也沒有了，紅蘿蔔的紅被子也不再紅得耀眼了，菜園里閃爍着黃得使人起悽涼之感的陽光。他想了自己，誰是被炸死，誰是冷得紅蘿蔔只是一個可憐的鬼魂。唉，他覺得死的太可憐，他想哭，多麼的需要放聲一哭呵！一會兒，他又一會兒的哭，哭得他手去摸去。

翻昏然而紅蘿蔔哭了兩聲，却哭不出聲音來。于是他用手摸摸頭，摸摸身上，沒有血。

喘着氣，坐在蘿蔔地裡，休息了一會兒。不一會兒，他拍一拍身上的塵土，神情恍惚的向院子走去。

院子裡有硫磺的氣息，有一個比人的身子還深的大圓坑。

紅蘿蔔定睛一看：拴牛的那間草棚子炸塌了；黃牛炸死了，一條牛腿掛在門口的樹上；老母親糊塗苦臉面，李個腦袋也不知去向了。

紅蘿蔔像瘋子似的，迷迷糊糊的坐在小黃牛的死屍旁邊，沒有敢走進屋裏去。到下午，鄰居們跑來幫他把母親裝在一口白木棺材里；但他既不知道哭，也不知道吃東西。他的眼睛直着看人；他的耳朵發聾；他輕易不說話，說話時舌頭非常僵硬。人們都說：「他是駭掉魂了。」

黃昏時，紅蘿蔔的女人跟着大孩子牽着驢子，從住在山里邊的親戚家趕回來，把屋裏的東西馱了一部份，把其餘的放在沒有炸毀的屋子裡，用土坯把屋門封了起來。當紅蘿蔔同着女人孩子離開村子的時候，在月色蒼茫中他回頭望一眼那被炸彈毀壞了的家，開始傷心的，像孩子似的哭了起來。

女人和孩子也都一邊走，一邊哭泣着。

五

紅蘿蔔坐在村子外邊放步哨，懷裡抱着一枝步鎗，嘴裡噙着小煙袋，兩隻眼睛望着

而新的土地出神。

太陽溫暖得使任何閒散的人兒都感到疲倦，使紅蘿蔔懶洋洋的打了一個哈欠。一個孩子從面前走過，向紅蘿蔔扭了一扭嘴，紅蘿蔔沒有看見，許多趕集的人從面前的路走過，紅蘿蔔也沒有看見。紅蘿蔔的面前是一團幻象，一團空虛。這一切加入遊擊隊以來，紅蘿蔔的面前就彷彿籠罩着沒有邊際的暗霧，看不見一線光明。莊稼不能做，安靜的生活沒有了，這是多麼的叫人悲哀呵！

「這不是生活。這是胡混。混到何年何月才算到頭呀？唉，老天爺沒有睜開眼睛的時候……」

紅蘿蔔憂鬱的想着，想着生活。麥子該到鋤地的時候了，可是自己的地却在荒着。芥苳該到下種的時候了，可是自己的地却在荒着。油菜該到開花的時候了，可是自己的地却在荒着。……他的眼前充滿着一團幻象，那是各種各樣的野草。這些東西是他的仇敵。平素他決不允許它們生長在他的田地里。然而現在，他分明的看見它們在無管束的茂盛的生長在他的菜園里，田地里，把莊稼壓迫得非常憔悴，而且，它們還開着鮮豔的花子哩！

他不由的嘆息一聲。他感慨着一切都不照着往年的老樣，一切都不照着自己的希望，一切都在破壞，一切都在毀滅……這一切是劫數，這是劫數！好端端的日子不能過。坐在家裏不惹事生非，可是禍從天

上掉下來，從天上掉下來！他喃喃的自語着，悲哀的想着生活。一但太陽實在太溫暖了，他的魔力就像是老婆婆們所唱的催眠歌曲。一會兒紅蘿蔔就睡熟了，不知不覺的合上眼皮，我起睡覺來。紅蘿蔔不再悲哀了。

紅蘿蔔在夢中看見了他的村落，小草房，小菜園，小池塘，池塘的柳蔭下，拴着他黃牛和老驢。這一切都是活現現的，和從前沒有兩樣。

他聞見了新犁起來的泥土的香氣，牛糞堆上發出來的香氣，油菜花田的香氣，麥田和蘋果樹的香氣，還有從樹上和草上發出來的混合的香氣。

紅蘿蔔的紅臉皮上畫出來一絲微笑。紅蘿蔔的紅鼻子尖微微的動了幾動。

小煙管在他的嘴里，火已經熄滅了，口水從嘴角偷偷流出來。從下巴尖拖出來一縷縷的長絲子。

忽然他看見鄰家的一隻老母猪走過他的菜園里，他非常生氣，立刻拿着一根棍子追了過去。但正在這時候，他聽見有人在叫他。

「紅蘿蔔，紅蘿蔔！」

紅蘿蔔猛的睜開眼睛來，看見第三班副班長陳洪站在面前的小路上，剛變眼睛變。

練

「紅蘿蔔，放哨的時候可不能睡覺呵！」

紅蘿蔔對陳洪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從嘴里取下來旱煙管，又順用手背把口水擦了

「唔，這才是一個不知道憂愁的人哩。」

等陳洪親熱的向他招招手，匆匆的往街上走了後，紅蘿蔔心里想：「

忽然，女人的影子在她的眼前一閃。女人還是老這樣子。頭上頂一片藍粗布，不住

且皺眉角措着一對紅痧眼。

半紅蘿蔔不願想女人，用一種悲涼而沙啞的調子唱道：「

人逢善事精神爽，

悶來愁恨猛睡步。

但忽然，孩子們的影子也在他的眼前一閃。孩子們還是老這子：長得像小公牛一樣

壯健，只是頭上都有禿子，而且眼睛有毛病，小孩子臉皮同爸爸一般紅，鼻涕拖到嘴

脣上。

「紅蘿蔔不願想孩子，但也沒有興趣唱下去，他把念頭轉到了牛金德：「

媽的，在小時候，他有一次儼包谷



忽然，紅蘿蔔的眼前亂得很厲害，心里也亂得很厲害。他不能靜心的想一個人物，想一個問題，然而許多人物，許多問題，却同時亂紛紛的閃現在他的眼前，他的心上。他從地上跳起來，照着鄉下人的慣習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塵，歎了一口氣。

「于是他憂鬱的想着，想着生活。……」  
「生活是沒有意思的！」

六

副班長陳洪同紅蘿蔔打了招呼之後，匆匆的走到街上，在一家小酒館里找着牛全

牛全德用手抓住他一隻胳膊，像拖一個犯人似的把他拖進了一間幽暗的小屋里，並且罵道：

「真混蛋，讓我等你半天了！」

「我有事，我有事。」陳洪連忙分辯道。

「一事大事小，放下就了，」從來只有人找事，紅有事找人的。你遲遲不來的原因  
我明白：反正你眼里沒有我牛全德。」

「放屁！你味着良心說話！」

「不准分辯！」牛全德把手鎗從口袋里掏出來向桌子一摔，嚴厲的喝道：「再多說